



說叢書
侯等著

尚書研究論集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弁 言

先師孔子，繼往聖，開來學，鎔鈞六經，以授弟子，一時三千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玉振金聲，可謂盛矣，故鹿門皮氏云，孔子前，不得有經，孔子出而始有經之名，經籍之傳，從來尚矣。

七十子後，百餘年而有亞聖孟軻，稱堯舜，學孔子，張皇聖教，以奠定我民族文化不拔之基，荀卿以降，下逮歷代諸儒，又復薪火相傳，彪炳辭義，蔚爲大觀，於是經學之疆宇日廣，其間雖有派別之分，漢宋之別，然而祖述孔孟，闡發微言，後先相承，其揆一也，故所謂經學者，其異在觀點與方法之不同，抑何有於考據義理之區哉，吾人博採旁徵，取精用宏，固所宜耳。

蓋常聞之，天之精神爲日星，地之精神爲河嶽，人之精神爲經籍，經也者，人理之常，如徑路之無所不通，故曰，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先總統 蔣公憫聖教之式微，傷經學之不

昌，以爲是乃 國父思想之本源，復興文化之要務，洞燭神斷，爰於民國四十九年，手令成立孔孟學會，自兼名譽會長，以示提倡，而研究中心，則以儒家孔孟之傳，闡發經義爲宗旨，其所以經緯人倫，彌綸彝憲者，微光偉烈，無遠弗被矣。

至是厥後，孔孟學會應屈理事長仰承 蔣公旨意，於是年有學報，月有月刊之發行，類皆海內外少長學人，研究心得之菁粹，歲月既久，篇章雜沓，立夫有感於翻閱參考之爲難，不得不作分門歸類之整理，於是編爲經學叢書，公諸於世，其中論文，區爲八集，計經學總論之部，易經之部，書經之部，詩經之部，三禮之部，三傳之部，論孟之部，學庸之部，由黎明公司承印發行，罔計盈虧，尤堪嘉尚，惟歷年論文，篇帙裒聚，或作者已付專集，或文詞過長，容有未能盡收，僅附篇目，用供查考，非有所軒輊也，尤冀此編之出，或爲我復興基地經學論文之總匯，有裨士林參考，臻益文化復興，無負先總統 蔣公倡導聖學之初志，塵山落海，倘非奢望也歟。

序
卷之二

尚書論文集 目錄

尚書概述	劉德漢	一
論天人之際	成惕軒	九
古文尚書作者研究	戴君仁	二三
論語中之書教	高明	四一
荀子與書經	吳清淋	五一
司馬遷古文尚書義釋例	李周龍	五九
漢人知見尚書篇目考	林政華	六九
兩漢尚書學的演變過程	李偉泰	九一
孔穎達尚書正義補正	簡博賢	一一五
以古文字推證尚書譌字及糾正前人誤解舉例	屈萬里	一四一

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解	戴君仁	一五五
尚書盤庚孔傳校文	于大成	一六七
洪範五紀說	戴君仁	二〇一
尚書召誥篇義證	程元敏	二一三
尚書無逸篇義證	程元敏	二四五
尚書句例摭述	楊向時	二六九
評高本漢尚書注釋	陳舜政	三〇一

尚書概述

劉德漢

一、尚書名稱的由來和傳本

尚書原本只叫做「書」或「書經」，而古代的「書」字有時候又含有公文的意思，如詩經小雅出車篇云：「畏此簡書」。由現今尚書的內容看來，尚書各篇，實在是古代的檔案資料。僞孔安國尚書傳云：「濟南伏生，年逾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從此以後，春秋繁露、史記等書，就屢稱書經爲尚書了。

論語述而篇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知孔子曾以詩和書爲兩種重要的教本，但今傳尚書只有二十九篇，當時孔子所用做教本的「書」究竟是多少篇，很成問題。漢代的緯書說尚書原來有三千二百四十篇，經孔子刪訂以後，只剩下百二十篇，以其中十八篇爲中候，一百零二篇爲尚書。而史記孔子世家僅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但漢書藝文志云：「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是孔子不僅曾加編定，並曾爲之作序，可惜百篇序

文未見其傳，因之孔子當時所見及的書的原始資料，是否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固是一大問題，孔子是否大刀濶斧從三千多篇刪汰爲百篇更是問題，或孔子時所用爲教材的書，早已成編，篇數或不止一百篇，孔子從而有所刪訂編次，但絕不致由三千多篇減少爲一百篇，因爲孔子是個珍惜史料的人啊！

漢代的經學，有今文，古文的分別，今文經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所寫的本子，古文經是用秦以前六國通行的蝌蚪文字（大篆）寫成的。因爲所用的字體不同，所以經文常有差異，而今古文尙書的差異特別大。

今文尙書二十九篇爲漢初伏生所傳，爲今本尙書諸篇中真正出自先秦的，史記儒林傳云：「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

朝錯受書時，根據伏生口授，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成，所以稱爲今文尙書。西漢設立五經博士，便有今文尙書。

又據漢書藝文志云：「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按論衡正說篇謂在景帝時，是）魯恭王懷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至於孔安國所獻的十六篇篇目，據尙書正義（堯典篇）據鄭注書序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

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其中九共九篇共爲一卷，故實共十六卷。此十六篇爲真古文，可惜到永嘉之亂的時候，全部亡佚。

東漢成帝時，東萊人張霸聲稱獲得古文尚書一百零二篇，以之獻給朝廷，旋被發現是僞造的，張霸下獄，他獻的書也遭到罷黜，這是第一次出現的僞古文尚書。

到了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也僞造古文尚書五十八篇，獻給朝廷，由於永嘉之亂時今古文尚書都遺失了，所以僞古文尚書竟然得以留傳下來，尤以唐孔穎達撰尚書正義也用僞古文尚書爲定本，所以千多年來，反得廣布天下。直到清初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列舉一百二十八條，證明梅賾本爲僞作，是後惠棟、王鳴盛、孫星衍等都黜僞孔傳，而注重今文，於是今文尚書復得通行。

不過僞古文尚書雖然雜入了梅氏的僞作，但多綴輯左傳、國語、孟子、禮記等古書中的嘉句，固非真實史料，而警世勸戒的辭旨，仍有存留參考的價值。

二、尚書篇目的內容和價值

尚書的體式，孔安國分爲典、謨、訓、誥、誓、命六體，孔穎達又增加貢、征、歌、範四體，共爲十體。今特就其篇目內容歸納爲六類，分別敘述於後：

一 典謨 典，大冊也，見說文。古代以竹帛爲書，竹卽指簡冊而言，典是冊的長大的一種；謨，謀也，有謀略計議的意思。堯典和皋陶謨，屬於這一類。簡述於下：

1 堯典：（包括偽古文尚書的舜典在內）從「曰若稽古帝堯至蠻夷率服」，敘述堯的政績和禪位給舜的經過，以及舜在試用二十八年期間的供職情形。自「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至陟方乃死』」，敘述舜在位分官任職的情形。

堯典中的「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這些二十八宿中的鳥星、火星、虛星、昴星，它們在天上的位置是會移動的，自閏月的安排和測定，年月日的循環規定，實是我國最早的天文和曆法知識。

2 皋陶謨：（包括偽古文尚書的益稷在內）記敘皋陶和禹兩人向帝舜進獻的謀略意見。如皋陶曰：「都！慎厥修身，思永；惇敘九族，……在知人，在安民。」又曰：「都！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九德咸事，俊又在官……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

又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又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帝其念哉。」

由此可見帝舜時代的君臣之道，一派光明正大，真是「君君臣臣」，堪稱「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的盛世之治啊！

- 二 誓誥 誓是誓師之辭，誥，告同，猶言廣告也。甘誓，大誥等篇屬於這一類，綜合概述於下：
- 1 甘誓、湯誓、牧誓、費誓，都是誓師之辭；秦誓是秦穆公於秦、晉殺之戰失敗後所發表的自

悔之辭。

如湯誓文字雖短，但包涵了一般佈告尤其檄文之類的大要。首段：自「王曰：格爾衆庶至天命殛之」六句說明伐夏的理由；次段自「今爾有衆至不敢不正」九句說明爲遵從上帝之命，非征伐不可；三段自「今汝其曰至今朕必往。」強調夏桀的暴虐，爲拯救民困，故往征伐；末段自「爾尙輔予一人至罔有攸赦」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不僅是一篇史料，也是一篇應用範文。

2 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多士、無逸、梓材、多方、立政等十篇，或是國君告誡臣下，如酒誥是康叔封於衛的時候，周公以成王的命令告誡康叔關於禁酒的事；或是臣下稟告國君，如立政記述周公告訴成王關於設官的事。或係周公、召公所作，或係史官記錄，都是西周可靠的史料。

三 訓命 是訓戒命令，使人受命的意思，多半帶有獎許激勸，遣使付託的作用。文侯之命，呂刑，顧命等篇屬於這一類，概述於下：

1 顧命：（包括康王之誥）記紂成王將崩時的誥辭及康王即位的情形。

2 刑呂、文侯之命：記紂周王命呂侯及晉文侯的事情。（前者可能是周穆王，後者可能是周平王。）

四 禹貢 禹貢一篇，記載平水土，分九州，定賦稅，分五服等業績，實是中國古代一部最重要的地理書。不但講區域地理，如將全國劃分爲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等九州。而且講人文地理，如詳敘各州的土質，物產，交通與賦稅等級以及鄰近的關係。如敘豫州：伊、洛、瀍、澗、既入於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

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磐錯。浮於洛，達於河。

五 洪範 洪範一篇，是敘述箕子對周武王所陳說的治國大法。其中敘及的大綱細目，爲立身、施政的準則，甚爲後人所重視。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等項，影響國人的思想觀念很大。如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以及三德的正直，剛克，柔克等，實爲人生日常所須注意的立身之道。而君人治人之輩，更應以之做爲行事立身的準則。又如八政的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都是施政設官的要則。也是富國強兵的條件。而五福的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更是國人追求的理想。六極的凶短折、疾、憂、貧、惡、弱等，都是世人迴避的對象。

六 其他 盤庚一篇，記敘盤庚遷都於殷時告誡官吏和民衆的話，並可了解殷代都邑變遷的史實。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和金縢，都有歷史價值，尤以金縢一篇，充分顯示周公公忠體國，恭敬武王，忠於成王一片的苦心。

從以上六類的概述看來，尙書二十九篇確是我們一部最早的史書，也是上古時候的公文檔案，雖然著成時代尚難斷定，要亦春秋中葉以前的成書，雖然殘缺不全，總算保留了部分信史，各篇主旨雖有不同，但其垂示後人爲政治國，修已成物的道理，都是非常寶貴的。就是僞古文尙書雖是後人的僞作，但中間有很多見於先秦古籍的材料並不僞，仍然有它存在的價值。如大禹謨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意境至爲高遠，所以朱子說是「聖人心法」，後人以爲這十六字心傳是中國道統的精髓，也是宋明理學的淵源。

雖然韓愈以爲周誥，殷盤，詰屈聱牙；王安石斥之爲斷爛朝報；朱子以爲伏生尚書難懂，（實對僞孔尚書易懂而言），而孟子曾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但此大醇大疵，仍然不失其爲史書的價值，而且孟子的民本思想，恐怕還是得自臯陶謨的「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天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的啓示吧。

尚書參考書籍甚多，通行之五十八篇本尚書以唐孔穎達尚書正義爲佳，其中伏生所傳之二十九篇宜熟讀，僞撰之二十五篇雖無史料價值，可資參考。注解以清孫星衍之尚書今古文注疏爲佳。而屈師翼鵬之尚書釋義和尚書今注今釋最爲詳要。

論天人之際

成惕軒

此爲拙著尚書新論初稿之一章。旨在就尚書內容作一綜合性的探討；至對今古文的真偽考證，則讓諸專家。

作者附誌

洪荒時代，人類知識有限，對於宇宙無法解說的現象及不能抵抗的災害，一一歸之於神，並且對神發生一種畏懼的心理；而在人與人之間，卻爲天然的野性所驅使，不免弱肉強食，同類相殘。因此，其中思想比較敏銳而有領袖慾望的人，便假神道以設教，利用神的威力來制服人的野性，這就是神權觀念產生的由來。孫中山先生於民權主義第一講中說過：「人同獸爭的時代，人類還可用氣力去打，到了同天爭的時代，專講打是不可能的，……於是發生神權。極聰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設教，用祈禱的方法避禍求福。他們所做祈禱的工夫，在當時是或有效或無效，是不可知。但是既同天爭，無法之中，是不得不用神權，擁戴一個聰明的人做首領」。並列舉中國、日本及羅馬的史實，以爲例證。可見神道設教，是歷史上必經的一個時期，西方如此，東方亦復如此。不過中國古代的神權，具有一種特異的色彩，既與希伯來的直接神權不同（如以摩西爲神的化身，他的十誡，便是希伯來的法

律)，也和希臘羅馬的間接神權有別（例如羅馬教皇認爲自己是神的直接代表者，而君主只是間接的代表，君主的權是由教皇轉授而來）。神的種類和名稱在尙書中常常提到的，計有皇天、后土、上帝、鬼神等等；就中尤以天、帝爲至高無上的主宰，在冥冥中感應最靈，權威最大。天是決定人類一切生死禍福的總樞，上帝則是執行天之意志的主人，也可說是天的代表者，天與上帝命名雖異，但在實質上二者卻不可分。至於天與人的意志情感，是互相溝通的；而天對人的關係，又是站在監臨和管束的地位；天視人意爲向背，人以天命爲依歸，相倚相成，融合無間，我們無以名之，只有名之曰「天人一貫」，或者「天人合一」。現在，請將尙書中有關「天人之際」的內容，分述於下：

一、天負「作君」「求主」的責任且司任免之權

圓顛方趾的衆生，總總林林，漫無統率，孰膺寶命，下臨萬方？這是由天加以選擇和決定的：

泰誓云：「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大禹謨云：「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又云：「天之歷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可見君位授予，是有一定的運數，而且經過天的同意的。

那末，他的標準又怎樣呢？大約被選爲君主的人，須具下列幾個條件：

1. 聰明勇智：

泰誓云：「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仲虺之誥云：「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

2. 齊聖廣淵：

微子之命云：「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3. 明德慎罰：

咸有一德云：「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

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我西土惟是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文侯之命云：「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4. 能得衆心：

多方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成湯，……惟乃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又云：「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5. 能憂民困：

康王之誥云：「惟周文武，誕受差若，克恤西土，……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6. 能用賢良：

君奭云：「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虢叔先死），尙迪有祿」。

天既降大任於斯人，其人便須代天執行職務，故元后稱爲「天子」（胤征云：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說命云：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其餘稱天子者尙多，茲不具引），獨總大綱；而羣臣百工，則名之曰「天吏」或「天牧」（胤征云：天吏逸德猛于烈火。呂刑云：四方典獄司政非爾惟作天牧），各有專司，罔敢曠廢：

舜典云：「欽哉，惟時亮天功」（亮、相也。功、事也。敬其職以相天事）。

皋陶謨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這就是說用人事以代天工。

至其代天行事的範圍，約如下述：

1. 安邦 「惟王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泰誓）。

2. 和民 「公（周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奉若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洛誥）。「皇天既

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梓材）。